

宣室志

唐張讀著

上

筆記小說大觀

集

進步書局校印

金

史

記

上

金史記

唐張讀著

宣室志

上海進步書局印行

宣室志提要

唐張讀撰凡十卷補遺一卷牛僧孺為讀之外祖
嘗有玄怪錄之作讀是書俱載鬼神靈異事不能
脫其窠臼詎幼時習聞浸漬於不自覺與顏曰宣
室者義取漢文帝召賈太傅問鬼神事耳紀曉嵐
特挾其失謂題志怪之書於義未當鬼神之對雖
在宣室而宣室之名實不因鬼神而立也其說良
是至讀之或字聖朋或字聖用朋與用字形相近
可無庸深詰焉

宣室志卷之一

唐 聖朋張讀撰

李揆於乾元中。為禮部侍郎。嘗一日晝坐於堂之前軒。忽聞堂中有聲極震。若墻圯。揆驚入視之。見一蝦蟇俯於地。高數寸。魁然殊狀。揆且驚且異。莫窮其來。即命家童以一缶蓋之。客曰。夫蝦蟇者。月中之物。亦天使也。今天使來公堂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。黎明啟視之。已亡見矣。後數日。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。

有石憲者。其籍編太原。以商為業。常行貨於代北。長慶二年夏中。於雁門關行道中。時暑方甚。因偃大木下。忽夢一僧。蜂目被褐衲。其狀甚異。來憲前謂曰。我廬於五臺山之南。有窮林積水。出塵俗甚遠。實羣僧清暑之地。檀越幸偕我而遊乎。即不能。吾見檀越病熱且死。得無悔於心耶。憲以時暑方盛。僧且以禍福語相動。因謂僧曰。願與師偕往。於是其僧引憲西去。且數里。果有窮林積水。見羣僧在水中。憲怪而問之。僧曰。此玄陰池。故我徒浴於中。且以蕩炎燠。於是引憲環池行。憲獨怪羣僧在水中。人其狀貌無一異者。已而天暮。有一僧曰。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。於是憲立池旁。羣僧即於水中。合聲而譟。僅食頃。有一僧挈手曰。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。慎無懼。

憲即隨僧入池中。忽覺一身盡冷。噤而戰。由是驚寤。見已卧於大木下。衣盡濕。而寒慄且甚。時已日暮。即抵村舍中。至明日病稍愈。因行於道。聞道中忽有蛙鳴。甚類羣僧之梵音。於是竟往尋之。行數里。見窮林積水。有蛙甚多。其水果名玄陰池者。其僧乃羣蛙爾。憲曰。此蛙能幻形以惑人。豈非怪之尤者乎。於是盡殺之。

寶曆初。長沙有王氏叟者。家貧。營田為業。一日耕於野。為蚯蚓螫其臂。痛楚甚。遂馳以歸。其痛益不可忍。夜呻而曉。晝吟而夕。如是者凡旬月。有醫者云。此受毒之甚者也。病之始。庶幾有及。壯且深矣。則吾不得而知也。後數日。病益甚。忽聞臂中有聲。幽然而微。若蚯蚓吟者。又數日。其聲益響。如合千萬音。其痛亦隨而多焉。是夕果卒。有御史韋君。嘗從事江夏。復以奉使至京。既還。道次商於館亭中。忽見亭柱有蜘蛛。蛛曳而下。狀甚微。韋君曰。是為人之患也。吾聞汝雖小。螫人良藥無及。因以指殺焉。俄又見一白者。下如前所殺之。且視其上有網為窟。韋乃命左右挈簞。盡為掃去。且曰。為人患者。吾爾除矣。明日欲去。因以手撫其柱。忽覺指痛不可忍。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。韋君驚。即拂去。俄遂腫焉。不數日而盡一臂。由是肩輿舁至江夏。醫藥無及。竟以左臂潰為血。血盡而終。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。夢一白衣人。謂曰。我弟兄

二人為汝子所殺。吾告上帝。帝用雪其寃。且遂吾請。言畢。夫人驚寤。甚異之。而不能言。後旬餘。而韋君至。具得其狀。方悟所夢。覺為夢日。果其殺蜘蛛於館亭時也。夫人泣曰。其能久乎。數日而韋君終矣。

吳郡陸顥。家於長城之東。其世以明經仕。顥自幼嗜麵。為食愈多。而質愈瘦。及長。從本軍貢於禮部。既下第。遂為生太學中。後數月。有胡人數輩。潔酒食詣其門。既坐。顥謂顥曰。吾南越人。長蠻貊中。聞唐天子網羅天下英俊。且欲以文化動四夷。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。將觀文物之光。惟吾子義焉。其冠襜焉。其裾莊然。其容肅然。其儀真。唐朝儒生也。故我願與子交。顥謝曰。顥幸得籍於大學。然無他才能。何足下見愛之深也。於是相與酬燕。極歡而去。顥信士也。以為羣胡不我欺。旬月。羣胡又至。持金繒為顥壽。顥志疑其有他。即固拒之。胡人曰。吾子居長安中。惶惶然有饑寒色。故持金繒為子僕馬一日之費。所以交君子歡爾。豈有他哉。幸勿疑我也。顥不得已。受金繒。及胡人去。太學中諸生聞之。偕來謂顥曰。彼胡率好利。不顧其身。爭米鹽之微。尚致相賊殺者。寧肯輕金繒為君壽乎。且太學中諸生甚多。何為獨厚君耶。君匿身郊野間。以避再來也。顥遂僑居於渭上。杜門不出。僅月餘。胡又詣其門。顥大驚。胡人喜。

曰。比君在太學中。我未得盡言。今君退處郊野。果吾心也。既坐。胡人挈顯手而言曰。我之來。非偶然也。蓋欲富君爾。幸望知之。且我所祈於君。固無害於我。則大惠也。顯曰。謹受教。胡人曰。吾子好食麵乎。曰。然。又曰。食麵者。非君也。乃君肚中一蟲爾。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。君餌之。當吐出蟲。則我以厚價從君。易之。其可乎。顯曰。若誠有之。又安有不可耶。已而胡人出一粒藥。其色光紫。命餌之。有頃。遂吐出一蟲。長二寸許。色青狀如蛙。胡人曰。此名消麵蟲。實天下之奇寶也。顯曰。何以識之。吾嘗見寶氣亘天。起於太學中。故我為君而取。然自一月餘。清旦望之。見斯氣移於渭水上。果君遷居焉。夫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生。故好食麵。蓋以麥自秋始種。至來年夏季。方始成實。受天地四時之全氣。故嗜其味焉。君宜以麵食之。可見矣。顯即以數斗餘。致其前。蟲乃食之。立盡。顯又問曰。此蟲安所用也。胡人曰。夫天下之奇寶。俱稟中和之氣。此蟲乃中和之粹也。執其本而取其末。其遠乎哉。既而以函盛其蟲。又金篋局之。命顯致於寢室。謂顯曰。明日當自來。及明旦。胡人以十輛車。輦金玉絹帛約數萬。獻於顯。共持金函而去。顯自此大富。治田園為養生具。日食梁肉。衣鮮衣。遊於長安中。號豪士。僅歲餘。羣胡入至。謂顯曰。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。我欲探海中之奇寶。以誇天下。

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。顯既以其富素享閑逸自遂。即與羣胡俱至海上。胡人結宇而居。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。篝火其下。投蟲於鼎中。鍊之七日不絕燎。忽有一童分髮衣素襦。自海中出。捧白玉盤。盤中有徑寸珠甚多。來獻胡人。胡人大聲叱之。其童色懼。捧盤而去。僅食頃。又有一玉女。貌極冶。衣霞綃之衣。佩玉珥珠。翩翩自海中而出。捧紫玉盤。中有珠數十。來獻胡人。胡人叱之。玉女捧盤而去。俄有一僊人戴碧瑤冠。被霞衣。捧絳帕。籍籍中有一珠徑二寸許。奇光泛空。照數十步。僊人以琛獻胡人。胡人笑而授之。喜謂顯曰。至寶來矣。即命絕燎。自鼎中收蟲。寘金函中。其蟲雖煉之且久而跳躍如初。胡人吞其珠。謂顯曰。子隨我入海中。慎無懼。顯即執胡人佩帶。從而入焉。其海水皆豁開數步。鱗介之族俱辟易而去。乃遊龍宮。入蛟室。奇珍怪寶。惟意所擇。纔一夕而其獲甚多。胡人謂顯曰。此可以致億萬之資矣。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顯。徑於南與貨金千鎰。由是益富。其後竟不仕。老於閩越。而甲於巨室也。

大歷中。彭偃未仕時。嘗有人謂曰。君當得珠而貴。後且有禍。尋為官。得罪。謫為澧州司馬。既至。以江中多蚌。偃喜。以為珠可即。命人採之。獲蚌甚多。而卒無有應及朱泚

反召偃為偽中書舍人。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。果誅死。

跋扈李師道以青齊叛。章武帝將討之。凡數年。而王師失利。師道益驕。嘗一日坐於堂。其榻前有銀鼎。忽相鼓其一鼎。耳足皆墜。後月餘。劉倍手刃師道。青齊遂平。益銀鼎相鼓之兆也。

左丞相王涯。太和九年。掌邦賦。又主鹽鐵。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。忽見家僮數十。咸若無首。被血來仲翔前。僅食頃。方不見。仲翔驚異且甚。即具白之。願解去權位。涯不聽。是歲冬十二月。果罹鄭注之禍。

新昌里尚書溫造宅。桑道茂嘗居之。庭有一柏樹甚高。桑生曰。夫人之所居。古木蕃茂者。皆宜去之。且木盛則土衰。由是居人有病者。乃土衰之驗也。於是以鐵數千鈞。鎮於柏樹下。既而告人曰。後有居者。發吾所鎮之鐵。則其家長當死。唐太和元年。溫造居其宅。因修建堂宇。發地營繕。得其所鎮之鐵。後數日。造果卒。

丞相李宗閔。太和七年夏。出鎮漢中。明年冬。再入相。又明年夏中。嘗退朝於靖安里第。其榻前有熨斗。忽跳躑久之。宗閔異且惡。是時李訓鄭注以奸詐得幸。數言於帝。訓知之。遂奏以枉其罪。後旬日。有詔貶為明州刺史。連貶潮州司戶。益其兆也。

柳公濟尚書。唐太和中。奉詔討李同捷。既出師。無何。麾槍忽折。客有見者。嘆曰。夫大將軍出師。其旌旗及麾槍折者。軍必敗。不然。上將死。後數月。公濟果薨。凡出軍征討。有烏鳶隨其後者。皆敗亡之徵。有曾敬玄者。嘗為北都裨將。李師道叛時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。每出軍。有烏鳶隨其後。必主敗折。率以為常。後捨家為僧。住持太原凝定寺。太和九年。羅立言為京兆尹。嘗因入朝。既冠帶。引鏡自照。不見其首。遂語於李弟約言。後果為李訓連坐誅死。

雲花寺。有聖畫殿。長安中。謂之七聖畫。初。殿宇既製。寺僧求畫工。將命綵施飾繪。責其直。不合。寺僧所酬。亦竟去。後數日。有二少年詣寺來謁。曰。某善畫者也。今聞此寺將命畫工。某不敢利其直。願輸工可乎。寺僧欲先閱其筆。少年曰。某兄弟凡七人。未嘗畫於長安諸寺。寧有蹟乎。僧以為妄。稍難之。少年曰。某既不納師之直。苟不可師。意即命圻其壁。未為晚也。寺僧利其無直。遂許之。後一日。七人果至。各挈綵繪。將入殿宇。且為僧約曰。從此去。七日慎勿啟吾之戶。亦不勞賜食。益以畏風日所侵。鏤也。當以泥錮之。無使有纖隙。不然。則不能施其妙矣。僧從其語。自是凡六日間。無有聞僧相語曰。此必怪也。當不宜果其約。遂相與發其封戶。既啟。有七鵠翩翩望空飛去。

其殿中絲繪儼若四偶。惟西北墻未盡飾焉。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。真神妙之筆也。於是莫敢繼其色者。

唐故尚書李公鉞鎮北門時。有道士尹君者。隱晉山。不食粟。嘗餌柏葉。雖髮盡白。而容貌若童子。往往獨遊城市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餘者。顧謂人曰。吾孩提時嘗見李翁。言李翁吾外祖也。且曰。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。迄今七十餘年。而尹君容顏如舊。得非神仙乎。吾且老。自度能幾何。為人間人。汝方當壯。志尹君之容狀。自始及今。七十餘歲矣。而尹君曾不老。憶豈非以千百歲為瞬息耶。北門從事馮翊嚴公綬好奇者。慕尹之得道。每旬休。即驅駕而詣焉。其後嚴公自軍司馬為北門帥。遂迎尹君至府廨。館於官署中。日與同席。聞有異香自肌中發。益重之。公有女弟學浮屠氏。嘗曰。佛祖與黃老固殊致。且怒其兄與道士遊。後一日。密以薑汁寘湯中。命尹君飲之。尹君既飲。驚而起曰。吾其死矣。俄吐出一物。甚堅。有異香發其中。公命割而視之。真麋臍也。自是尹君貌衰齒落。其夕卒於館中。嚴公既知女弟之所為也。怒且甚。即命部將治其喪。後二日。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。明年秋。有昭聖觀道士朱太虛。因投龍至晉山。忽遇尹君在山中。太虛驚而問曰。師何為至此耶。尹君笑曰。吾去歲在北門。有

人以薑汁飲我者。我故示之以死。然則薑汁安能欺吾真耶。言訖忽亡。所見太虛竊異其事。及歸具白嚴公。公曰。吾聞神仙不死。脫有死者。乃屍解爾。不然何變異之若是耶。將命發其墓以視之。然慮惑於人。遂寢其事。

浮屠氏契虛者。本姑臧李氏子。其父為御史。玄宗時。契虛自孩提好佛氏法律。年二十七。髡髮衣褐。居長安佛寺中。及祿山破潼關。玄宗西幸蜀門。契虛遁入太白山。採柏葉而食之。自是絕粒。嘗一日有道士喬君。顏貌清瘦。鬚髮盡白。來詣契虛。謂契虛曰。師神骨甚孤秀。後當遨遊仙都中矣。契虛曰。吾塵俗之人。安能詣仙都乎。喬君曰。仙都甚近。吾師可立去也。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。喬君曰。師當備食於商山逆旅中。遇棒子。音奉即荷竹索而販者。即禱而於商山餽焉。或有問師所詣者。師第言願遊稚川。棒子

當導師而去矣。契虛聞其言。喜且甚。及祿山敗。上自蜀門還長安。天下無事。契虛即往商山。舍逆旅中。備甘美。以俟棒子。而餽焉。僅數月。遇棒子百餘。俱食畢而去。契虛敬稍殆。且謂喬君見欺。將歸長安。既治裝。是夕。一棒子年甚少。謂契虛曰。吾師安所詣乎。契虛曰。吾願遊稚川有年矣。棒子驚曰。稚川。僊府也。吾師安得而至乎。契虛對曰。吾始自孩提好神仙。嘗遇至人。勸我遊稚川。路幾何耳。棒子曰。稚川甚近。師能從

我而去乎。契虛曰：誠得遊稚川，死不足悔。於是柝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治具。其夕即登玉山，涉危險，逾巖嶽，且八十。至一洞，水出洞中。柝子與契虛共負巨石，寘洞口以壅其流。三日，洞水方絕。二人俱入洞中，昏晦不可辨。見一門在數十步外，遂望門而去。既出洞外，風日恬煦，山水清麗，真神仙都也。又行百餘步，見一高山，其山攢峯迤拔，道逕危峻。契虛眩惑不敢登。柝子曰：仙都且近，何為彷徨耶？即挈手而去。既至山頂，其上坦平，下視川原，邈然不可見矣。又行百餘里，入一洞中，及出，見積水無窮。水傍有石，逕橫尺餘，縱且百里餘。柝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。至山下，前有巨木，烟影繁茂，高數十尋。柝子登木，長嘯久之，忽有秋風起於林杪，俄見巨絙系一竹橐，自山頂縋下。柝子命契虛瞑目坐橐中，僅半日。柝子曰：師可寤而視矣。契虛既忘已在山頂，見有城邑宮闕，璣玉交映於雲霞之外。柝子指語：此稚川也。於是相與語其所見。有仙童百輩，羅列前後。有一仙人謂柝子曰：此僧何為者？莫非人間人乎？柝子對曰：此僧名契虛，嘗願遊稚川，故吾挈而至此。已而至一殿上，有具簪笏者，憑玉几而坐，其貌甚偉，侍衛環列，呵禁極嚴。柝子命契虛稽首上謁，且拜。謂曰：此稚川真君也。契虛拜。真君召契虛上，訊曰：爾嘗絕三彭之讐乎？契虛不能對。真君曰：慎勿久留於此，因

命棒子與登翠霞亭。其亭亘空。欄檻雲矗。見一人袒而瞬目。髮長數十尺。凝膩黝黑。洞瑩心目。棒子謂之曰。爾可謁而拜。契虛拜。問此人為誰。乃於此瞬目乎。棒子曰。此人名楊外郎也。外郎廼隋氏宗室。嘗為外郎於南宮。屬隋末。帝主荒淫。天下分裂。兵戈四起。國屬他人。因避地居山。今已得道。此非瞬目。乃微視也。夫微視者。寓目於人世。爾契虛曰。請寤其目可乎。棒子即而請。外郎忽寐。而視其兩目光。皆若日月之昭明。契虛憊然背汗。毛髮盡動。既而又見一人。卧石壁之上。棒子曰。此人姓一。支潤其名。亦人間之人。得道而至此者。於是棒子引契虛歸。其道途皆去時之履歷。契虛因問棒子曰。吾向者觀謁真君。真君問我三彭之讐。我不能對。棒子曰。夫彭者。三尸之姓。常居人身中。伺察功罪。每至庚申日。籍於上帝。故凡學仙者。當先絕其三尸。如是則神仙可得。不然。雖苦其心。無補也。契虛悟其事。自是而歸。因廬於太白山。絕粒吸氣。未嘗以稚川之事聞於人。貞元中。徙居華山下。有滎陽鄭純。與吳興沈津。俱自長安東出關。行至華山下。會天暮大雨。二人遂止。契虛已絕粒。故不置庖爨。鄭君異其不食。而骨狀豐秀。因徵其實。契虛始以稚川之事告於鄭。鄭好奇者。既聞其事。且嘆且驚。及自關東。重至契虛舍。其契虛已遁去。竟不知所在。鄭君嘗傳其事。

謂之稚川記

唐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。御卿雲而下。立於庭。各執樂器而奏之。其度曲清越。真仙府之音也。及樂闋。有一仙人揖而言曰。陛下知此樂乎。此神仙紫雲曲也。今願傳授陛下。為聖唐正始音。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。玄宗喜甚。即傳授焉。俄而寤。其餘響猶若在聽。玄宗遂命玉笛吹而習之。盡得其節奏。然默而不泄。及曉。聽政於紫宸殿。宰臣姚崇宋璟入。奏事於御前。玄宗俛而不聽。二相懼。復奏之。玄宗拂衣而起。卒不顧二相。二相益恐。趨出。時高力士侍側。即奏曰。宰相請事。陛下宜面決可否。茲者崇璟所言。皆軍國大政。而陛下不之顧。豈二相有忤於聖意乎。玄宗笑而謂曰。我昨夕夢十仙子奏樂。曰紫雲曲。因以授我。我恐忘其節奏。由是默而習之。故不暇聽二相奏事。即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。是日力士至中書。以此事語於二相。二相懼少解。曲後傳於樂府。

宣室志卷之二

唐 聖朋張讀撰

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。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。自寺外門至佛殿。先是闍人宿門下。夢一人長二丈餘。披金甲。執銀槊。立於寺門外。俄而以手輒其門。扃鑰盡解。神人即俛而入寺。行至佛殿。顧望久之而沒。闍人驚寤。及曙視其門已闢矣。即日以夢白於寺僧。眾往共視。見神人之跡。告於京兆尹。尹具表以聞。肅宗命使驗之。果如其言。

陳少遊鎮淮南時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。遺公卿書將行。誠之曰。吾有急事。俟汝還報。以汝驍健。故使西往。不可少留。計日不還。當死。趙日馳數百里。不敢怠。至華陰縣舍。逆旅中寢未熟。倏見一人綠衣。謂趙曰。我吏於金天王。王命召君。宜疾去。趙不測。即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。使者入白趙某至。既而呼趙。趨拜階下。其堂上列燭。見一貴人據案而坐。侍衛嚴肅。謂趙曰。吾有子聿在蜀。數年欲馳音問。無可為使者。聞汝善行。日數百里。將命汝使蜀可乎。趙辭以相國有命。使長安。且有刻限。不然當死。今為大王往蜀。是棄相國命。他日實不敢還廣陵。且某父母妻子俱在。忍生不歸鄉土。非